

工場生活日誌

風鈴



屈指一算，在這伊斯蘭教的A城已有16個月了。過去一年，有很多學習和體驗，能夠掌握多一點語言及文化了。但常感到虧欠的是學習語言的進度仍緩慢，能接觸的工作有限。在講求業績成果方面來計算，我並不是一位成功的海外從業員。

語言學習

最糟的是我患上了「語言懶惰症」或稱「文化勞累症」(culture fatigue)，病徵是只想聽和說自己的母語，不想花精神專注別的語言。可是，除了用電話跟親友聯絡外，在這裡再找不到另一個可以跟我說廣東話的人了。換句話說，我只想閒坐家中，看我帶來的中文書，跟親友通通電話，或上網看老家新聞等。在未病入膏肓之前，我只容許自己在長假期時候「發病」，而且不能生病多於一天。可是，常常有鄰居和朋友突然來訪，這就破壞了我「養病」的計劃。有趣的是，我常被人錯認為韓國人。在別人的眼光中，幾乎所有東方臉孔的同工都是韓國人，因為他們是第二大輸出海外員工之國，所以怪不得別人有這個印象。有一次，一位美籍同工邀請我用韓文向天父說話，可惜我不會講方言，

只能用我最熟悉的廣東話來表達，反正他們都聽不懂。

勇敢中國人

真盼望能從各地區的華人中間興起更多熱心、優秀的海外工作者來關心這個地方的朋友，不讓韓國人專美。另一方面，也有不少同胞從祖國出發，散佈在世界各地，他們從來沒有接受甚麼語言及跨越文化的訓練，只是為了謀生，即使是最偏僻、最困難、最危險之地，還是奮不顧身地前往。他們的勇氣可嘉，更是天父兒女學習到跨文化地區工作的榜樣！

這城大多數的工作都由男性擔任，本地人也面對失業問題。前來找工作的中國人，都往另一些城鎮的工廠打工，留在A城的大多是女同胞，在旅館替人做按摩服務。只為了每月約港幣5,000元的入息，不惜遠走家鄉，到處漂泊，居無定所，每天工作12小時，而且沒有穩定的收入和假期。但相比平均收入只有約2,000港元的本地人，她們算是高入息的一群了。可是，在這男女「授受不親」的文化下做按摩師，在本地人眼中等同妓女；不幸的，我認識的女

同胞都是以按摩業維生的，心中不禁有點痠痛！

男女大不同

在A城時間雖短，我也有不少經歷。一次因要在簽證到期前出境，便乘5人出租車往鄰國，逗留一天便回來。當入境時被該處職員留難，不肯發給我落地簽證，指一定要先到領事館辦理。由於我已作了資料搜集，知道可以在邊境申請簽證，故此我硬著頭皮要求給我入境。與我同車的有4個男乘客（大概沒有女人會獨自外遊吧！），司機和一位乘客都為我向職員求情，結果他們要陪我在邊境等上兩個小時，終於取得了簽證。

由於語言、性別、文化的限制，我常要倚靠當地人的幫忙。他們不但出手相助，還會邀請你作客；但我因避免誤會，致謝過後，便要找辦法脫身，與他們保持距離。在這個傳統的地區內，未婚時，不論男女老少都要與家人同住；也因為男尊女卑的觀念，女性自幼便在父親及兄弟等的男性「保護」下長大，婚後則由夫婿及兒子接掌，極少女性會單獨外出。男女關係太敏感，很難發展「普通」異性友誼；他們認為女人若向異性問話，穿著貼身和暴露的裝束，都是性開放的表現。最難過的是，他們認定這「挑逗」、「暴露」、「誘人」的服裝和舉止都是基督教的產物。

新的形象

為了更認識當地文化，我轉到一間非常傳統的伊斯蘭學校讀語言。上學時要像一般婦女們包裹頭巾，街坊見到我這般裝扮都很驚喜。小孩子大驚小怪地叫周遭的人來看我的「新形象」，以為我要「出家」似的；而令我驚訝的是，不論男女老少都說喜歡我這般模樣。

伊斯蘭文化認為女性蓋頭巾是對他們的真主安拉的尊重，即使男人，參加宴會時也會用圍巾披在頭上，穿上傳統服飾。對我來說，冬天包裹頭巾倒很溫暖，也不用擔心頭髮凌亂，套上兩塊小巾也挺方便，也省卻不少梳理頭髮的時間和金錢，只是夏天就比較拘束和悶熱了。

公車風情

由於學院距離我家甚遠，搭公車的次數多了，觀察到一些風土人情。原來，女生擠公車時不可站立，假如男生不肯讓座，女生們會互相遷就而擠在一起。兩個小座位竟可坐上三、四個女生，甚至不介意「妳」坐在她們的大腿上，一起談天說地呢！假如真的擠不上車，女生只可等下一輛有座位的公車，但不可以像男生般站立。所以，最好到公車總站候車，免得有車上不得。可是，中途遇上其他女乘客，巴士的工作員會「分配」她與「妳」分享一半座位。在這裡住久了，現在看見女人和小孩擠上車而沒有男人肯讓座時，我也會友善地表示歡迎，讓出一半座位給她們，但切不可離座，要讓別人知道「妳」是有座位的，否則司機會叫「妳」下車。

另一方面，我也十分欣賞婦女們的互助精神。公車上，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看來很近；「公車風情」也是A城文化的一部分。

後記

上文寫於2006年的年終，當時正學習和適應當地的文化和生活，努力做一個稱職的海外從業員。但撒但的阻攔無時無刻不在！

2010年6月，A城政府拒發工作簽證，並且下令在10天內離境。我帶著不情願的心回到原居地，生命再次受到嚴峻的考驗。一方面我要從失落中站穩，並且要不斷成長、更新，更需要進修和操練靈性，幸好得到不少同路人的鼓勵，使我更認定方向和召命。另一方面，眼見伊斯蘭世界迅速發展，龐大的挑戰已近在眉睫；尤其是這一年多以來，他們的世界正面臨史無前例的危機，人民開始對極端政權的勢力作出反抗，找尋可能的改革。他們需要平安和福氣，現在正是最好的時機！他們是我們的鄰舍，我們需要迫切為他們禱告！

今日，我仍在等待天父的差遣，若主許可，我願意繼續那未完成的使命！

（作者是到創啟地區服侍的宣教士，現正等候再回工場）